

有点爱虚荣，认字不多又爱端着有文化的架势，其实心里常常发虚。

譬如前几天有则与溽热阴雨“黄梅天”有关的消息，标题是“‘响势’天真来了！明天升至……”凭直觉，这“响”应读“hou”但又怕出错被人笑话；心里很是忐忑纠结特没谱；查了几本字典里竟没收入此字，有的电脑输入法也是如此；直到抹去《辞海》书脊上的那层浮尘，才知道确是此读音。

于是到处显摆：谁能将“响”定决决地朗声诵读还能准确释意，至少本科以

说“响”

陈茂生

“响”的字面意思是张口呼气、慢慢呼气，“吹响呼吸，吐故纳新”；更出自于道家鼻祖庄子所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这个典故的意思是泉水干枯了，龟裂的泥土里有两条鱼为能活下去，用呼出的气息相互湿润，以口中水沫互相滋润，顽强等待涨水或同年同月同日死，侠肝义胆。本应有点悲壮地想起如相互帮助、共度时艰、团结坚持……这些励志词语；怎料生性忒俗，竟念叨起了早年农村兴修水利“拷浜”摸鱼儿的欢乐场景；而网络时代让“相忘于江湖”成了热词、“相濡以沫”成了传说，“响”却少有人提。

不过，侠肝义胆的“响”一旦与“势”联姻，浓郁的江南地气风味扑鼻而来。在上海话中“响势”是“难以形容的难受”，黄梅天闷热潮湿令人难受，走道里两位大妈边摇蒲扇边聊天，“今朝响势得来”与“这天气难受得很”，意思是一个意思但味道迥异。若一定要用文字描述，似如



边看边聊

古人所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可与人言不过二三。余下的那些“难言之隐”就可以用“响势”一语代之。二十多年前物质还较匮乏，“响势”就有很高使用率：早上四点钟排队去菜场抢购带鱼，“五点半开秤，等排到摊头前，带鱼没了，追个响势！”亦如当下春运前夕，深更半夜在电脑前不敢眨眼地“抢票”，结果天色大亮回家的座席还在空中“飘”；半夜回家车子在小区里转了半个多钟头，还没找到停车位；刚洗好车天下雨了、刚抛掉股票上

就涨停了……就那种感觉。

若加个“寻”，成“寻响势”，就等于一次内涵“蜕变”。用心险恶的宵小之徒对路边的摊贩“寻响势”，用时下流通说法就是“找茬”，通常符合“寻衅滋事”的法律构成要件；在企业、机关上班，遇到一个老板管理特严、那个上司难伺候，文案横不好竖不好，到处都能“寻响势”，答案错了作业白做、答案对了字不端正、字端正了格式不对、格式对了卷面龌龊……所有“恨铁不成钢”的辣妈虎爸们惯用套

路早被孩子们归入“寻响势”一类。

从先秦以降，居庙堂之高的“响”何以逐步有软糯吴语中“难堪、打脸”的意思，真需要专家做一番考证。当然，现在“打脸”不是挨耳光意思，而是尽管万般无奈又不得不否定自己原先的说辞，那是“响势”里的最高级“响煞塔了”。但在目前上海活语境中，响、响势和寻响势已呈非主流、边缘化的趋势，但凡能准确应用的，看来至少应给个上海话“六级证书”。

夜光杯

在南方某海岛时，听见鸟儿在夜色中啼叫；拂晓时醒来，尚闻一两声。而随着天光放亮，万物明晰，那鸟儿如星辰般，渐渐隐去；又仿佛枕边残梦，消散在白日的五彩缤纷之中。

那鸟鸣声给人印象深刻，尖利中带着凄楚，一声声划过夜空，有几分幼童的骄蛮，更有些骇人的威严，细听音调，似乎在喊英文名 Joey。

我跑到室外高处，欲凭灯光看见它的身影，但尝试几次均很无奈，因为它飞翔的速度极快，无影手一般掠过树梢、屋顶。从它的啼鸣中，能大致分辨其停泊的方位，但行进路线上哪怕丁点儿的痕迹，都难以捕捉到。不由想起泰戈尔的诗：“天空没有鸟儿的翅膀，而我已然飞过。”热爱自然的诗人，一定是无数次观察遨游天宇的精灵们，才写下如此贴切而隽永的句子。

第二天和当地居民聊天得知，那鸟儿便是大名鼎鼎的猫头鹰。作为昼伏夜出的独行客，猫头鹰对人类来说，有些神秘，更有些高深。哲学家黑格尔用它来说明哲学对生活的反思，其名言曰：“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密涅瓦是神话里的智慧女神。作家村上春树以此言命名自己的文学访谈录，表达他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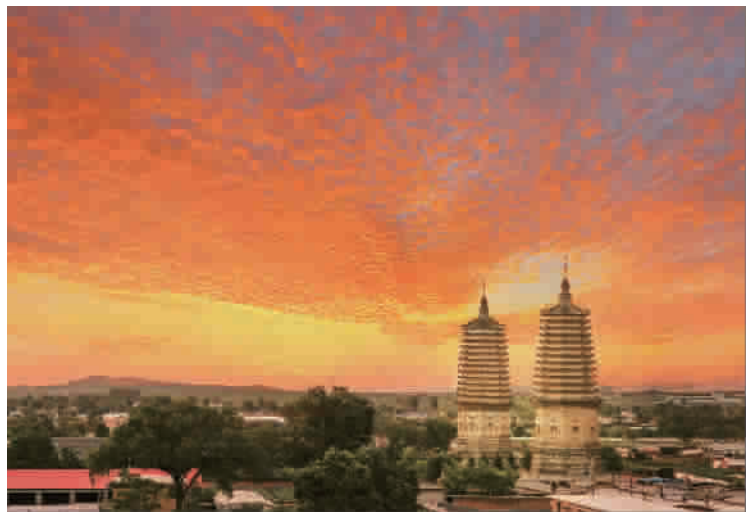


夜光杯

幽默是忠厚的

且庵

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旨趣，只是含有思想之微笑而已。”真是说得很好。每见一些才女才子，出言轻薄刻薄，别人若因此生气，他们便有话：我不过是开玩笑，这人怎么一点幽默感没有啊？这所谓幽默，不要说“思想之微笑”，便让我们脸上装出一点笑也装不出来，尖嘴薄舌，与幽默远矣。“幽默是忠厚的”，于我心有戚戚焉。



北镇双塔

田文阁 摄

「教授」村长

刘向东

脸膛黝黑，朴素敦实的斯家松是安徽安庆市太湖县汤泉乡龙潭村的村主任。可乡亲们习惯叫他“教授”村长。

原来，一位早年离家的老教授回乡寻根时居然找不到曾经的羊肠山路，茫然与激动中遇上了唱山歌的采茶姑娘。经打听和姑娘们的介绍，再细细顾家乡的美丽新貌，老教授热泪盈眶感慨万端。是啊，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回家的游子哪能不激动呢？斯家松一想就鼓足勇气编起了《教授回乡》的情景剧，还自演“教授”，让村里的采茶姑娘们登上舞台，用山歌和方言原汁原味地展现教授回乡的感动场景和乡土人情。于是“教授”村长之名称名扬山村。

这是一个诗画般的山村。一道水花飞溅哗哗欢唱的山泉宛如从浓郁的崖间浮腾而出的飞龙，昂首挺胸，伸展雄姿越过山岩时忽然放慢了脚步，在村口汇聚了一弯月牙儿深潭。潭水碧透如镜，映照着野花点点的山峦叠嶂。因潭岸岩石跌宕起伏，清晰粗犷的石纹形如飞龙，故名“龙潭”。传说，有年大旱，百姓不得不引水灌溉。就在深潭将要见底时，一条神龙腾空而起，霎时乌云密布天降喜雨。从此百姓视龙潭为生命，并坚定地以龙为图腾，使古老的村寨始终焕发着神龙昂扬的活力。

“人家叫我教授，那纯属戏言。但我知道保护好山水自然，传承好乡俗遗产是我们的责任，也是造福子孙的责任。”面对自然美丽的风景，回味着斯家松的这句话，我由衷地感到了山里人对自然的朴素情感，也真切地看到了这种责任所彰显的执著和自信。其实，作为一村之长的斯家松也一直有着让村民富裕的梦想。但如何实现呢？是毁林毁地发展工业，还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他毅然选择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之路。更可贵的是他和村干部们咬定文化建设不放松，一丝不苟地发掘和收集当地历史悠久的家风家训、本土方言、民间风俗和大别山红色故事等文化遗产，并通过自编自演百姓喜爱的黄梅戏、大鼓书、相声、山歌等既有地方浓郁特色，又能宣传党的政策和传承家训民风的戏曲来表现。

今天，乡村振兴又为古老的龙潭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他们正在装扮绿色家园幸福乐园中，积极推出趣味性山村特色旅游。他们利用丰富的古建筑资源，在保护中适当开辟山村民宿，让游客聆听蛙鸣鸟唱泉水叮咚等山野之音和体验山里人家之烟火。而这样一幅以生态野趣、七彩田野、山寨古韵、诗意栖居、乡土文化为格局和品质的新蓝图不就是现代版的“世外桃源”吗？

美食

家里买了块白乎乎的猪板油，切成小块在锅中熬出油后，剩下的猪油渣盛在盆中，一颗颗大小不一、橙不溜秋。然鼻下一闻，却是一阵阵香呀！不忍弃之，为啥？勾起了往事，记忆中飘来了久远的油渣豆腐汤味……

那是四十多年前，我在上海郊区插队落户时曾在生产队里开手扶拖拉机跑运输搞副业收入，半途会在北翟路上北新泾苏州河与新泾港交汇处旁的一家“朝晖饭店”买午饭吃。当年队里对我们“因公”在外用餐能给补贴费，每天2角5分。我们经常买来吃的是“油渣豆腐汤”，1角5分钱，加上用粮票买半斤米饭1角钱。

有时能看到这家饭店的一幕露天风景——熬猪油。一只大炉子就安放在饭店门口外，架上一口大铁锅。厨师将已切成小块的猪板油、肥肉膘甚至一些切肉片肉丝剔下来的边角油筋一股脑儿倒进去，加上黄酒、葱姜和热水。一会儿水开了，厨师悠然地用撇勺搅动着。不多时水分开始蒸发，一股股蒸汽夹着猪油香气升腾蔓延，那些猪油、肉膘逐渐变得有点透明发亮并发出轻微的“滋滋”声。哦，开始出油了！厨师用撇勺边翻动边将熬出的猪油舀出来倒进身旁的油桶内。熬得差不多了，他用漏勺将略显焦黄还在滴油的油渣捞起放入身旁一台简易压榨机的盘中，利用丝杆压强原理将压板向盘中的热油渣紧压，顿时又一汪猪

油从圆盘底槽中榨滴出来。

“油渣豆腐汤”则是在饭店的厨房内做成的大锅汤。端回座位，先用调羹舀上一口，撇着嘴巴“呼呼”吹一吹，再凑上唇舌咪一口，不烫嘴了，就开吃了。已被浸泡得又胖又软的油渣入口软绵绵油糯糯的，肉味

豆腐汤，却浸透着当年人们的勤劳实在、朴素节俭、精打细算和知足常乐！

油渣豆腐汤现在还能在饭店、酒家的长串菜单和图片上找到吗？家附近有几家过路司机和小区居民经常光顾的经济实惠的饭店，我去寻访。“你们熬有油渣豆腐汤吗？”“你们熬用猪油吗？”“猪油渣派什么用？”几句简短的问话，得到的是大同小异的回答。一家“大食堂”一位操普通话的姑娘告诉我：“我是负责煲汤的。油渣豆腐汤？我们从来不做，我们有排骨玉米汤、海鲜蛋花汤……熬下的猪油渣，倒掉就是了。”在“农家特色菜”里，一位厨师则明说：“我们是农家菜特色，油渣豆腐汤太低档、不做的；店里

油渣豆腐汤

顾仲源

夹着微焦香、豆腐的黄豆香、葱花的清香，好不惬意！片刻工夫，这一大碗汤和一碗半斤米饭全下肚，撑够了因一个上午体力活而耗瘪了的肠胃，嘴巴一捋，心满意足，继续上路。

多么廉价平凡的一碗油渣

黄昏时起飞

张艳阳

个人创作之路的回顾。其实，中国圣人所言“吾日三省吾身”，不也正是此意吗？沸腾的白天需要沉淀，黄昏时起飞的哲思，才能让人明心见性。

当然，黄昏时起飞的，不只猫头鹰。近来白天变长，河边常有夜鹭身影。它们在暮色苍茫中翩然展翅，起伏于朦胧的波光之上，偶尔发出戛然的鸣叫，穿透傍晚昏沉的空气。夜鹭幼时无红眼，成年后为捕食，才发育出红外探测仪般的眼睛。

当人类在黑暗中睡去，不少其他生物正迎来大好时光，网上有张照片，拍到夜晚的森林中，有许多闪闪发亮的眸子与躁动不安的身影，看来黄昏时起飞，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

在我国古代有个美丽的传说。南北朝时，宋临川人王义庆，因事被文帝怪罪，回家后惴惴不安，其妻夜闻鸟啼，扣斋阁云：“明日应有赦。”果然化解，故作古琴曲《乌夜啼》。另一个传说是何晏入狱，有二乌止于舍上，其女曰：“乌有喜声，父必免。”



黑胶

黑胶，一种生活的回潮

王莫之

虑生存，后触摸生活。数字音乐意味着生存，解决温饱；实体唱片意味着生活，追求品质。CD诞生于模拟时代转向数码时代的过渡期，如今的它恰好踩在生存与生活的边境线上，不上不下，既无法提供最彻底的便利，也无法提供最奢华的品质。不要忘了，所谓的CD音质其实也是经过压缩的，Compact Disc这个学名不仅指向尺寸上的袖珍，还有压缩的意味，毕竟一张CD的标准容量只有650MB。

想起我的那位好友，喜欢宗教题材为主的中世纪古乐。他新近迷上了数码母带，这是国外的唱片厂牌在付费下载领域新推出的一记杀招。数码母带提供未经压缩的原初音质，同样一张专辑，要价高过CD，这也颠覆了数字下载通常比实体唱片便宜的业界铁律。如果不是音质如此有杀伤力，我很难想象他会在缥缈的数码世界砸下重金，玩得那么嗨，还经常挑衅我等“实体党”，而我呢，必须退回到实体质感、投资理财的疆土反击。追求品质的乐迷们由此开战，CD敬陪末座，无

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在Discogs、eBay这类网站上俯拾皆是，譬如George Michael的专辑Older，一九九六年发表的时候，CD和磁带在各国发行了近百种版本，而黑胶只出了一款欧版，如今，它的市价已经超过了三千元人民币，大概是发行价的二十多倍，至于初版CD，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淘宝体验一下抄底的感觉。

这只是黑胶复兴的一个注脚。购买实体唱片除了信仰充值，除了听（该功能已经无限弱化），还是一种理财行为。它的成立离不开一块背景板，即黑胶在往昔的式微，唱片公司为艺人出专辑，首选介质是CD，黑胶的发行量比较小，甚至小到可以贴上限量版的标签。不是所有的限量版都能保值，购买实体唱片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投资游戏，考验、凸显乐迷的相关素养，有人嫌俗气，也有人乐此不疲。

乐迷喜欢实体唱片，正如书虫对纸质阅读一往情深，本质上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迷恋。这种迷恋，会为唱片业的未来留下一点传统的血脉。

七夕会

用一部分自己熬的猪油，油渣就倒掉。”另一家面馆大食堂的五十来岁老板娘模样的妇人更是满脸不屑，一口纯正沪语：“现在还有啥宁吃这种汤？油渣么，丑脱呀。”是哦，现在人们重视健康饮食，猪油中饱和脂肪酸含量居高，容易引起肥胖，故而对动物性油脂都敬而远之了。

那就自己动手做吧。水烧开，油渣、豆腐先后入锅，再放调料，撒一撮葱花就成。几十年前的“工作餐”，就是这个味啊！

猪油渣往事，是我们这一代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一幅画面。过去人们视“渣”为“宝”，现今却丑“渣”如“草”。这不是一种值得欣喜的巨变么？